

山人續稿卷之一百七十九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書牘

與元馭閣老

日覩邸報老兄五疏堅臥不出而溫青慰留益篤
上之於兄誼兼師友恩則父子豈宜以一不根之語
而遽愬然於所天此間物情無不欽辰玉之才而惜
其沮至於兄前疏未免以爲過激古之一箇臣休休
有容殆不如此願老兄一意爲國爲民慎勿以往事

介懷勿以彼黨挂口在兄出之無心而左右前後寧
無有乘間而脩其郤者求悅而進其端者即二三諫
臣紕駁殊不爲公論所許察之察之弟不爲兄言誰
爲言者騏兒潦倒場屋得竊一第脫老頭巾誠爲大
幸所慮者向衰之門祚薄福之餘齡邁此更成蛇足
耳此兒年來粗知好惡路頭或不至大差第嬾散任
真矯枉過正未便恰好唯老兄時時提命之俾以無
競之心居不爭之地慎其行定其衷將來無辱門牆
足矣董子遂復翹然深服兄神鑒不知渠天人策云
何是玉堂佳人物也小疏已下而不見覆歸夢時時

故園若此請得果便是蛇不添足也安慶賊首悉也
就擒人心就定真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矣吳司馬才
望爲東南倚重遽欲高枕疾不至甚而脾弱可虞弟
但勸其精近醫藥此身尚堪報國也耿楚侗歸思亦
真弟既求去豈敢勸留老成可惜耳王繼山所處亦
是佳事何以尚老矣渠不過欲易一腰章作難如此
可歎可歎閭希言者七月以前果患脾泄銷瘦尋復
壯腴往來瀟灑十月念三日忽過孔千戶索湯三浴
坐倚壁而脫七日顏色不變至今猶僵坐龕中非所
謂異人耶獨於三月內促弟記甚急此不可曉耳瘡

未全愈作此書不能悉

又

差官回連得尊兄兩次手書具悉邇來人意態此事既往願勿留之胷中兄所云但開罵人口不生害人心此是實際語害人心兄所素無罵人口亦小省之何如弟乞骸之疏又不蒙賜允教云元老決不肯放寧放弟不放兄已矣弟雖不肯居觸藩之羝而不免爲在檻之狽考滿期逼不能復請計以畏熱取陸道以早暮行六月下旬可抵郭門之外入朝後從二相乞先人碑傳拜尊兄懇亡弟志銘而後陳情請老

亦一便也兒子未知甲數名次將來仗大庇苟免州
邑之苦足矣州邑本是男子當作之官而此兒嬾嫚
支持不過吾夫子所以不許子羔也武選郎王一言
丁憂妄意主事周弘禴可徑補渠以言事謫外跨五
六年矣乃聞復有疏極論諸章奏留中之不宜第未
覩其辭恐過於切直未免又勞二老一番調護奈何
吳司馬病不至甚而微有可虞然眼前終是老成明
練人聞尚欲上第二疏弟但勸之近醫不勸之歸老
也

又

彌月不奉清誨此間亦無北便而前者敝僚耳

馬所上條陳疏亦不見下部蓋途中有潞藩之阻

幾成隔絕司馬發疏之日而偶感微症以故再上乞

骸疏一月以來日進粥僅兩甌今則不能一甌甚或

兩三口多便嘔噦肌肉尪瘦氣息惛惛恐遂成隔塞

渠欲再發疏即行弟力止之且呼醫調理但恐後疏

不能待耳耿大夫雖起而舌尚微結膚色亦欠潤此

間方少司徒張少司空年雖已過而耳聰目明步履

輕健噉肉飯不異少年方尤敏練於疏中所陳一

字不合夫病者不得請而不病者橫見厭君門萬里

斯言非誣第季夏二日滿三載矣又二日即北發以
暑從陸取便朝夕然不能免驅馳之苦得見老兄
一伸肺腑及露齒髮於元老太宰見之即倣王父故
事乞休苟免後生描畫足矣若使結選郎以求遷媚
言官以求容必不能也周武選弘禴惓惓以猶子爲
言聞果楚材也武選所上疏甚正第恐前後俱觸中
官諱托以出位妄言之耳若爾必費兄調停但不
忍事却於路頭甚正其不肯兄表裏如一也世路下
矣山神伎倆有盡老僧不見不聞無盡請以是言進

又

前者材官回得老兄一書甚詳科場事而畧於他雖
外議狺狺吠聲尚未能盡明主司與諸生之寃而弟
心則已皦然矣唯末尾所謂方今之憂在內不在外
在君德不在吏治弟寧受彌天謗不欲一日默默
以自全也又云出處之計兄到五月中自見當時倉
卒以爲漫然而適會有急足去乃倉皇爲吳司馬達
病篤乞休至情又不免爲弟考滿事體請質書發之
夕於楊太宰陸司寇處始得其詳故於楮尾畧及之
陸司寇要耿大夫極劾舊姦而及其搖動皇儲事
旋聞此姦尚未入臺省寂然用是中止弟竊與太宰

計以爲 上累月不視朝一切章奏稍闕政要者俱
留中卽此姦不入 聖德聖躬又寧無可流涕太息
者哉楊公太然之托第具草而趙少宰意甚合九卿
之奏已署而陸耿更相搖撼揚不能無小動故䟽發
而質之吾兄及元老以爲行止第竊謂我曹此舉縱
不達機亦不倍理今大小九卿合上萬一 聖心有
毫髮之悟二三大老寬爲納約改王改趨固大幸也
卽觸領下而有加扞首事之人第必其實自陳附義
同日必不獨留食留京腐粟故鄉蝸涎之殼尚足自
濡亦豈不爲奉哉吳司馬不去勢未能出第尚文

行未知何日可握手一談裏曲兒子似欲覓一小差
不知可許否餘不具

又

彌月不奉清誨此間亦無北便而前者敝僚長吳司
馬所上條陳䟽亦不見下部蓋途中有 潞藩之阻
幾成隔絕司馬發䟽之日而偶感微症以故再上乞
骸䟽一月以來日進粥僅兩甌今則不能一甌甚或
兩三日多便嘔噦肌肉尪瘦氣息惛惛恐遂成隔塞
渠欲再發䟽即行第力止之且呼醫調理但恐後䟽
不能待耳耿大夫雖起而舌尚微結膚色亦欠潤此

間方少司徒張少司空年雖已過而耳聰目明步履輕健啖肉飯不異少年方允敏練于疏中所陳一字不合夫病者不得請而不病者橫見厭君門萬里斯言非誣第季夏二日滿三載矣又二日即北發以畏暑從陸取便朝夕然不能免驅馳之苦得見老兄一伸肺腑及露齒髮于元老太宰見之即倣王父故事乞休苟免後生拙畫足矣若使結選即以求遷媚言官以求容必不能也辰玉兄此三載當遂通天地人爲大儒一第何足溷騏兒僅得兩信信不過三十餘字其嬾散可知於簿牒恐不勝耳此外絕不敢有

望周武選弘禰惓惓以猶子爲言聞果楚才也武選
所上疏甚正第恐前後俱觸中官諱托以出位妄言
中之耳若爾必費兄調停此子但不忍事却于路頭
甚正其不肯兄表裏如一也世路下矣山神伎倆有
盡老僧不見不聞無盡請以是言進第却有一心事
請教嘉靖三十三年後先人以式邊功蔭原衛所副
千戶以遼左功蔭一子送監讀書不幸遭禍變時兵
部原咨爲舍妹夫張生收得後以見還第必不敢以
子孫當此念亡弟未登三品而士駟係渠嫡長今先
人荷國大恩及兄提雪得祭葬贈官會作禮部行兵

部查功以蔭子送監爲報今欲借此蔭與士駟而兵
部前咨禮部後疏皆灼然有據求老兄從容問司封
部若可行當在復職之後別上一疏陳乞如其不可
亦不敢強聒也

又

五月念八日得尊兄手教前是復得一札在時事更
詳第曩者附啟蓋專爲考滿事例微有齟齬耳兄教
絕不及之乃吏部回咨絕不見許而且示美辭又
兒信中頗傳太宰與兄計欲一處而兄教又絕不及
之第以六月四日發金陵十二日抵淮而秋卿之報

者至矣乃知兄不居恩不露幾真古大臣之盛節與
仁人之用心兄家魏公沂公不是過也第科甲雖偶
深而資薄則尚淺加以謠詠之餘當此壅滯之際而
一旦超同列而陪八坐靜而思之寧不泯然頰赤汗
下耶聞既有新命身可以不至京又獲以其間歸
哭亡弟焚黃先人之塋於私計可謂便矣念遂欲稱
疾乞骸似非人臣之節爲神理所忌且大猷在九月
中旬只得暫履新任一過殘歲當疊上陳情之章賴
兄而後可以首丘也昨覩聖諭甚溫平藹然有悔
過親政之意得非以諸老前揭耶將後別有揭耶商

中之䟽斂而不至觸鱗

主上可稱豁達大度矣第

在南都藁目亢旱祠禱莫應濟池皆井處處枯竭苗
不及種種者不一與花豈盡復萎死聞吾鄉土方數
千里更甚僅有二麥可以支持目前而卒歲之食常
額之賦將來何所取辦戊子春尚有宿儲在巨室者
今則空矣計太倉尚可支數年必須盡蠲兌運之米
或蠲其半而以其半減價改折庶幾周餘之黎尚有
不遺而潢池之警差可少弭不然天下事未知所稅
駕也誠知二三大老調劑甚難言者主上未必信
左右未必喜司農未必擔當然宗社之安危萬姓之

生死實係于此若太平宰相誰不樂爲之吾地一時
幸爲循吏所聚若李兵使李代巡韓大夫熊嘉定在
其矯者李真古人也韓之才以弘濟石守初到
即能盡革書房宿猾衆口稱快周中丞之小拂物情
在初至耳其後殊自佳且精心爲民誠勤露禱爲人
所稱南牀過刻遽爾曉將來何以使任事之臣耶吳
司馬誠佳人再上疏而即有起色甫命下而食寢甚
甘微氣若耳信乎出處有定數弟爲國惜此老成耳

又

前有小啟附工部齋奏人去方瘡在腕指不能執筆